

公共思想译丛



Violence: Six Sideways Reflections

暴力

六个侧面的反思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 / 著
唐健、张嘉荣 / 译 蓝江 / 校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公共思想译丛



Violence: Six Sideways Reflections

暴力

六个侧面的反思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 / 著
唐 健、张嘉荣 / 译 蓝 江 / 校

中国法制出版社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 / (斯洛文) 齐泽克著；唐健，
张嘉荣译.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11

(公共思想译丛)

ISBN 978 - 7 - 5093 - 3611 - 3

I. ①暴… II. ①齐… ②唐… ③张… III. ①暴力 -
精神哲学 - 研究 IV. ①C912. 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6916 号

策划编辑 周林刚

封面设计 李 宁

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

BAOLI: LIUGE CEMIAN DE FANSI

著者 / (斯洛文尼亚) 斯拉沃热·齐泽克

译者 / 唐健、张嘉荣

经销 / 新华书店

印刷 /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640 × 960 毫米 16

印张 / 12.5 字数 / 147 千

版次 /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书号 ISBN 978 - 7 - 5093 - 3611 - 3

定价：39.00 元

北京西单横二条 2 号 邮政编码 100031

传真：66031119

网址：<http://www.zgfzs.com>

编辑部电话：66067024

市场营销部电话：66017726

邮购部电话：66033288

混沌神经网络

及其应用

HUNDUN SHENJING WANGLUO JIQI YINGYONG

徐耀群 孙明◇著

如何阅读齐泽克？

（代序）

吴冠军（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

《暴力》一书中译本差不多杀青之际，曾第一时间写信给齐泽克本人，邀请他写点卷首语。恰适齐氏文债缠身，腾不出余力，遂嘱我代写几笔。我自知无渡人之才，只是读书上还算勤勉，这些年经常被朋友问到，如何阅读齐泽克？能不能给一些指路性的体会、心得？在这里，就此写一点自己的感受，代为序言，同喜欢齐泽克的朋友做个交流。

（1）“只写书”

有人把齐泽克的著述看成“哲学化所有的一切”（philosophize everything）、“不留任何事物未理论化”（leave nothing untheorized）。他的书里面几乎什么都有，章节安排上也并不是通常学术专著那样地结构紧密；往往一本书60%以上内容和书的标题全无直接关联……所以齐泽克虽然比当代其他激进左翼思想家容易研读，但却很难通过传统的1、2、3、4重点归类的方式来读懂他，因为他的东西太散。写他导论的作者都面对这样的困难——没法1、2、3地对他的思想进行系统性的介绍。他不去造系统性的大理论框架，别人又怎能为他造呢？

齐泽克自己曾说，他只写书，其他作品，如期刊文章、报纸评论、会议论文、讲座讲稿、纪录片电影等等，都是“spin-

off”，即“周边”产物（如同《蝙蝠侠》本是漫画，其他电视、电影、游戏、玩具人偶等等皆系“周边”）。他生命里的唯一工作，便是心无旁骛地写书。稿约、采访约、讲座约、电影约，等等，他都只是在自己书中截取一些内容去应付。这一点对我有很大的影响。虽然我还做不到只写书，为了各种原因还是得去学刊发文章，但我至少努力去做，不去写简单复述性的东西，比方说复述哪位思想家怎么说，他有些什么观点。他自己已经说过了，为什么要去再说一遍、制造“文字增量”而非“知识增量”？我尽量做到，谈到一位思想家，必得有自己的分析；进而，我喜欢的思想家，去用他的思想而不是去再讲一遍他所说过的。换言之，努力去做到像老齐那样写书，尽量做到只写有自己东西的文字（这个目标迄今为止贯穿在我自己已出版的所有著作中）。

（2）源头 vs. 摹本

很多朋友读齐泽克，发现其理论资源倚赖拉康，便觉得要读就要读源头，搞定拉康，那齐泽克就都在里面了。这是一个阅读的误区。齐泽克的拉康，并非拉康自己的拉康。齐氏文章中对拉康主义术语的使用，是依照他自己的理解与阐释来用的，拉康本人对那些术语的经营方式，和齐泽克没有一点相同。很多人认为摹本、赝品都那么好，那么读原版不知要怎么好，并且有了原版还需摹本干嘛？

恰恰不是：原本未必强于摹本。这就是德勒兹意义上的“重复”：去重复，就是去重新开始；就是去认肯全新之物与不可预见之物的力量。“重复”，恰恰是“形成差异”的唯一通道。齐泽克在他论德勒兹的那本书中写道：“并不仅仅是重复系新之显现的方式之一，而是新惟有通过重复才能显现。”^{〔1〕} 创造性，就在

〔1〕 Slavoj Žižek, *Organs without Bodies: On Deleuze and Consequenc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 12.

重复之中。所谓“温故而知新”，便是最纯粹的德勒兹—齐泽克式的“重复”。我还可以举一个思想史的例子。很多人会这样认为：在中国的佛家思想都那么精湛（天台宗、华严宗、禅宗），那么在印度的原版佛教就更不知要厉害到什么程度了。然而在这里，我们恰恰再一次遭遇德勒兹主义的“重复”——源头未必是真正精华之集聚地：在其发源地，佛教恰恰早已式微了。

也正因此，我们今天读齐泽克，正是要像齐泽克“重复”拉康那样，去“重复”齐泽克。如果你爱齐泽克的思想，那就像他本人爱拉康那样地爱他吧。

（3）理论 < 分析

中国学者对于“理论”有一种偏爱；而这种偏爱背后的预设是，存在着一种终极意义上的理论——它的名字就是真理。中国学者们把对真理的热爱等同于对抽象理论的热爱。既然齐泽克在理论上没有自己的全新创造（他的全部理论概念皆来自拉康）、既然他所擅长的只是在“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或者说，透过拉康来看通俗文化），那么，他不被中国学者们所重视，也并不在意料之外：这个人只是个小丑式的学术杂耍家，没什么正经的“建树”。

如果说有哪个论点拉康整个学术生涯都始终坚守的话，那就是如下这个：真理，是生活在“符号秩序”——即，当下的那个“现实世界”——中的我们所永远不可抵达的一个地点。这个地点，拉康曾用不同的方式来称谓之，如“缺失”（Lack）、“空无”（Void）、“真实”（Real）。齐泽克完全继承这个论点，在他眼里，“理论”本身只是一个意识形态大厦、一堆概念符号。齐氏以其著述实践告诉我们，重要的不是“造”概念，而是“用”概念。换言之，他颠倒了中国学者的惯常思维，反过来着力强调：分析要比理论更重要。如果某种理论被用来思考日常现实中

的各种事件、但却总是不通，那么这种理论又有什么价值呢？倘若，即便屡屡不通、但却仍然对之盲信，那么这样的“理论”就变成形而上学抑或宗教。直到今天，我基本上没直接写过关于齐泽克的论介性文章（除了最近一篇为他辩诬的文字）；但我在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日常现实的批判性考察中不断用他，去使他真的活在汉语思想界中，而不是使他变成另一种语言里的抽象符号。这，才符合齐氏之思想实践的真精神。

（4）学问 = 生命

齐泽克有这样一句话：“当你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体验中都能看到某个哲学家诸概念的痕迹，那个时候，你才能确认你对那个哲学家的真爱。”〔2〕拉康是二十世纪思想大家中被公认的最首屈一指的“黑话王”，没有人比他更黑话连篇了。他本来随着“结构主义”这一浪过去后，基本就会成为一种“密室学术”、“cult小圈子”的学术，不再会有辐射性的影响。可以说，正是齐泽克这二十年的著述，使得拉康真正有了第二春。名义上，齐泽克是拉康的徒孙，但实质上，徒孙未必不能胜过师祖。其实，齐泽克很反对拉康那种拿腔拿调的治学风格——在他眼里，这只是要在法国思想界出头所付出的变态代价，只有靠这种黑话连篇的方式才能吸引读者。而他则喜欢把话讲清楚，把分析一一亮出来，清清楚楚。也正因此，齐泽克为拉康的理论大厦，打开了新的生面。

齐泽克亲自跟我说过：他之所以在八十年代中期成为拉康理论的坚定追随者与阐释者，一开始并非是在“理性”上被这种理论所“说服”（当代有理有据的“理论”实在太多），而是自己日常生命的存在性体触，对后期拉康的各种概念产生了某种感应、浸润；也就是说，形成了某种存在性的“关联”。如果某理

〔2〕 Ibid. , p. 3.

论概念无法最终被“related”到日常生活中的“例子”上，他就会对这概念从骨子里感到惶恐不安。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包含着大量的“另类”分析，分析的对象从好莱坞电影、畅销小说，到社会时事、八卦绯闻，再到网络虚拟生活、电脑游戏，一直到饭桌上的政治笑话乃至黄色笑话，甚至是日常生活最私密的性与爱……他的学术写作和日常现实的生活/生命结合得如此紧密，让人常常一读进去便无法释手。我也喜欢看电影，也喜欢做电影分析，但齐泽克的分析，就是每每让我击节赞赏、自愧不如。所以人比人，真的气死人，不服是不行的。齐泽克能让理论活——不再是纸面上、脑子里的抽象符号，而是活生生的当下生活，甚至在你恋爱、乃至做爱的时候，你都在学问里。

齐泽克解释弗洛伊德的进路，就让人很震撼。通常学术界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最大诟病就是，他把什么都跟性联系起来，弄得什么都可以用性上的问题来解释，所有问题都是性的问题的折射、反映。齐泽克眼里的弗洛伊德完全不是这样：弗洛伊德的论点不是什么都和性生活有关，而是你在性生活的时候，你脑子里实际想的是什么。这一个颠倒，打开了新局面，弗洛伊德就活了。齐泽克关于“幻想”（fantasy）的一整套理论，就建立在你做爱的时候，真的是在和对方做爱吗？或者你自己“解决”（masturbation）的时候，真的是在一个人解决吗？^{〔3〕}

〔3〕 齐泽克的学术，许多时候就是那样“黄”。我曾网上读到，有人批评我在齐泽克讲座时将老齐的黄色笑话、黄色电影、对性的分析细节全部翻译了出来，甚至他演讲时手舞足蹈做的手势，我也不知不觉全部重复，使得在场的女孩都很不好意思，红着脸听到底。我吸取这个批评，确实要“从善如流”。在当下中国学界，这方面还是有些紧要、敏感，你不能真的以为可以 philosophize everything。在国内你一旦经常谈论这个话题并展开分析，时间长了就会被定位成“那一类人”。李银河教授上次来复旦大学讲座，主办人很自然就想到让我去做评论人，因为她老是性啊性的，我也写得不少，似乎自然就是一块儿的。然而，其实我们的学术进路完全不一样。具体请参见吴冠军：《“性的问题”何以重要？》，载吴冠军：《现时代的群学：从精神分析到政治哲学》，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

会一套学术黑话没什么了不起，各类专家都会有自己的黑话，连桌游“三国杀”也专门有一套黑话，你不懂就根本没法接口。但是，齐泽克能让黑话在日常生命里活起来、处处 make sense，不但 make sense，而且还让人击节——他的分析让拍电影的导演自己都又惊又喜。这不是高手谁是高手？

以上这四个面向，在我看来，乃是齐泽克的治学能够带给当下中国学界的真正思想冲击。借此机会记于卷首，与读者诸君分享。最后，我要感谢唐健、张嘉荣与蓝江三位学友，正是他们辛苦而严肃的译校工作（总共来回有五稿之多），才使得齐氏这本新著能以贴近原作的方式进入中文世界。

目 录

导 言：暴君的血袍	1
第一章 富有表现力的从容慢板：	
紧急求救的暴力	9
主观暴力、客观暴力	9
来自达沃斯的好人	15
自由派共产主义者的灵异村庄	22
无调世界中的性	27
第二章 中庸的快板—柔板：	
惧怕你的邻人犹如惧怕你自己！	36
恐惧的政治	36
邻人此物	41
语言的先天暴力	52
第三章 不紧不慢的如歌行板：	
“一个失控的血腥浪潮”	67
寒暄性沟通的奇特情形	67
恐怖主义分子的愤慨	77
被假定抢劫和奸淫的主体	84
第四章 急板：	
宽容理性的二律背反	94
自由主义还是原教旨主义？一种同时感染两者的 瘟疫！	94

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

耶路撒冷灰阑记	104
匿名的无神论信仰	115
第五章 极慢板—行板：	
宽容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类别	125
政治的文化化	125
有效的普世性	129
我要搬走地狱：恶魔地带	140
第六章 快板：	
神的暴力	156
希区柯克式的本雅明	156
神的暴力：它不是什么.....	162
.....最后，它是这个！	172
结 语：慢板	181
译后记	191

导言

暴君的血袍

有一个关于工人被怀疑偷窃的古老故事：每天晚上，当工人推着手推车离开工厂时，都被仔细地搜查。但守卫却找不到任何东西。因为手推车永远是空的。最后，谜底揭开了：工人偷的正是手推车。

假如这本书对暴力的琐碎反思存在一个统一命题的话，那就是暴力当中存在着相同的悖论。最先在我们的脑海中浮现的暴力的象征是犯罪行为、恐怖事件、社会动荡以及国际纠纷。但我们应学着退一步来看，让自己摆脱直接可见的“主观”暴力，即由清晰可辨的行动者所展现出的暴力的迷人诱惑。我们需要感知那种引致主观暴力爆发的背景的轮廓。退一步，可以让我们辨识出另一种暴力，一种支撑着我们对暴力的抵抗的暴力、一种支撑着宣扬宽容态度的暴力。

这就是这本书的起点甚至原则：主观暴力只是暴力之“三头统治”（*triumvirate*）* 最可见的部分，它同时包含了另外两种客观暴力。首先，语言和语言形式之中存在着海德格尔称之为“我们存在之寓所”（*our house of being*）的“符号”暴力。我们稍后

* “三头统治”（*triumvirate*）这个词特指古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庞培、凯撒、克拉苏时代，以及安东尼、雷必达、屋大维时代的政治统治形式。——译者注

将会看到，这种暴力不单在明显的——并被广泛研究的——令人情绪激动的个案中、在（由我们惯用的言说形式再生产出来的）社会统治关系的个案之中运作：这里还另外存在一种更基础的暴力形式，它从属于语言本身、从属于某种意义体系的强制性作用。其次，存在我称之为“系统”暴力的东西，或者说，存在某种为了经济及政治体系顺畅运作而通常会导致的灾难性后果的东西。

要点在于你不能从同一个位置观察主观和客观暴力：主观暴力（subjective violence）被我们体验为一种将非暴力的零层面（zero level）当作其对立面的纯粹暴力（主观暴力被视为纯粹暴力）。主观暴力被视为对事物“正常”和平状态的扰乱。然而，客观暴力（objective violence）则正是内在于事物的“正常”状态里的暴力。客观暴力是无形的，因为它支撑着我们用以感知某种与之相对立的主观暴力的那个零层面标准。因此，系统暴力就像物理学的“暗物质”（dark matter），它是所有突出可见的主观暴力的对立物。我们的肉眼或许难以看见客观暴力。然而，如果我们要理解那些看似主观暴力的“非理性”爆发的事物时，我们就必须要考察这种客观暴力。

当媒体不断地用一些看起来在世界各地无日无之的“人道危机”轰炸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永远谨记，任何一个被媒体大肆报道的具体危机，* 永远是一种复杂斗争的产物。实际上比起文化、政治意识形态以及经济考虑，在这种新闻之中，真正的人道主义考虑永远扮演着次要角色。举个例子，2006年6月5日出版的

* 原文为“a particular crisis only explodes into media visibility as the result of a complex struggle”，当中的“media visibility”（媒体可见度）正是本书第三章“寒暄性沟通的奇特情形”所讲述的巴黎骚乱中的青年人争取的东西及他们只能采用（自毁）暴力来达到目的的原因（“骚乱其实是争取自身的可见度（visibility）的直接努力”）。——译者注

《时代》杂志的封面故事是“世上最血腥的战争”。这个新闻详细地报导了400万刚果民主共和国人民，如何在过去十年死于政治暴力之下。然而，没有任何平常的人道主义的抗议声跟进这宗惨剧——除了几封读者来函之外——仿佛世上存在某种过滤机制，将这个信息的完整冲击力从我们的符号意义空间中隔离了出来。从犬儒的角度看，《时代》在涉及苦难的霸权斗争中选错了人来扮演受害者的角色。他们应该依照惯例，坚持常用的候选人：伊斯兰妇女和她们的苦况，或9·11遗属及他们如何面对丧亲之痛。今天的刚果，实际上以康拉德的“黑暗之心”的方式重新出现。无人胆敢从正面看它一眼。一个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儿童之死——更不用说一个以色列或美国儿童——在媒体上的价值，远胜于一个无名刚果小儿的生命千百倍。

是否需要提出更多证据去证明人道主义的紧迫感（humanitarian sense of urgency）是受到诸多明确的政治权衡的中介（mediated）、甚至被其多重决定的（overdetermined）？这些政治权衡是什么？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退一步，从不同的位置去观察。当美国媒体责备外国公众没有对9·11死难者表示足够的同情时，人们禁不住会想起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对那些指控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杀死了大量无辜死难者的人所说的话，并借他的话作为回答：“停止在我面前摇晃那暴君的血袍，否则我将相信你想用铁链统治罗马。”〔1〕

与直接从正面检视它相反，本书将从六个侧面扫视暴力。有一些理由令我们相信，有必要从斜视的角度检视暴力问题。我的基本前提是，对暴力的正面直视之中存在着某种先天神秘化的现象：那种对暴力行为的过度恐惧和对受害者的同情，不可避免地

〔1〕 Maximilien Robespierre, *Virtue and Terror*（罗伯斯庇尔：《美德与恐怖》），London: Verso, 2007, p. 47.

变成阻碍我们思考的诱饵。根据定义，暴力类型学的一种冷静的（*dispassionate*）概念的建构必须忽视创伤性冲击。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对暴力的冷静分析以某种方式参与并再生产了对暴力的恐惧。同时，我们也要在（事实性）真相和真相性（*truthfulness*）之间做出区分：让一个被强奸的女人（或任何其他创伤性叙述）的叙说成为真相的，正是这种叙说在事实层面上的混乱、不可靠特征以及不一致性。如果受害人能够以清晰的方式叙说出她的痛苦和被羞辱的经历，并以前后一致的次序组织所有材料，那么这会让我们对其叙说的真相有所怀疑。在这里，问题正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正是受创的当事人的叙说在事实层面上的缺憾验证了她的叙说的真相性，因为这些缺憾暗示了叙说的内容“污染了”叙说的方式。当然，同一个道理也适用于在对犹太大屠杀中的生还者口头叙说的所谓不可靠性：一个能够清晰地叙说其集中营经历的证人，会因为其清晰叙述的能力而丧失证人资格。^{〔2〕} 因此，对于我的主题，唯一适当的态度是一种对暴力采取变通的态度，这种态度出于对受害人的尊重而与暴力保持一定距离。

阿多诺的名言，看来需要修正：在奥斯威辛之后不再可能的并不是诗，而是散文。^{〔3〕} 写实主义的散文失败的地方，正是对集中营那难以忍受的氛围进行诗意的招魂取得成功之处。换句话说，当阿多诺宣布在奥斯威辛之后诗已不再可能（或已变成野

〔2〕 Primo Levi（利维）最近关于化学元素的著作（*The Periodic Table*, New York: Schocken, 1984）应该被放在这种困难——这种根本的不可能性——的背景中来理解，也就是将个人所面对的环境完整地叙事化、将人生故事前后一致地说出来的困难：大屠杀创伤阻止叙事发生。因此，对于利维来说，避免他的符号世界（*symbolic universe*）崩溃的唯一方式是在一些“超一符号的真实界”（*extra-symbolic Real*）、化学元素分类的真实界（*Real*）中找寻帮助（当然同时在他的元素的版本中，分类本身纯粹被视为一个空集 [empty frame]：每种元素都按照其符号关联而被解释）。

〔3〕 “在奥斯威辛以后写诗是野蛮行为。”（Theodor W. Adorno, “Cultural Criticism and Society,” in Neil Levi and Michael Rothberg [eds.], *The Holocaust: Theoretical Readings*,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81.）

蛮)，这种不可能性是一种使其可能的不可能性（an enabling impossibility）：根据定义，诗永远是“关于”那些不能直接指涉而只能暗示的东西。人们不该害怕将此逻辑推前一步，然后说出那句古老的格言：音乐诞生于文字落魄之时（music comes in when words fail）。这一通行的看法或许有一些真理：以一种历史预言的方式，勋伯格（Schoenberg）的音乐在事发之前表达了来自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焦虑和噩梦。

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在她的回忆录中描述了一件发生于斯大林大清洗高峰期的事情，当时她正在列宁格勒监狱外一列长长的队伍之中，等候打听有关被捕儿子列夫（Lev）的消息：

有一天人群中有人认出了我。站在我身后的是一名双唇冻得发蓝的年轻女子，当然在此之前她从不知道我叫什么。现在她从我们所有人共同的麻木状态中醒了过来，轻声问我（那里所有人都轻声耳语）：“你可以描述这吗？”我说：“我可以。”然后某种类似微笑的东西在她那一度是她的脸庞的东西上飞快地闪过。^{〔4〕}

关键问题当然是，诗人想要描述什么？毫无疑问，那不是对一个情景的写实描述，而是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称之为“无场所的描述”（description without place）。这对艺术来说才是恰当的。这并非一种将其内容置于一个历史时空之中的描绘，而是一种创造了一个（作为它描绘的现象的背景）属于它自己的非在（虚拟）空间〔an inexistent（virtual）space of its own〕的描

〔4〕 转引自 Elaine Feinstein, *Anna of all the Russians*（费因斯坦：《所有俄国人的安娜》），New York: Knopf, 2005, p. 170.